

斗铠

[卷一] 靖安风云
斗铠士与冥想师的奇妙组合
侵略者与亡国人的逆天之爱

老猪◎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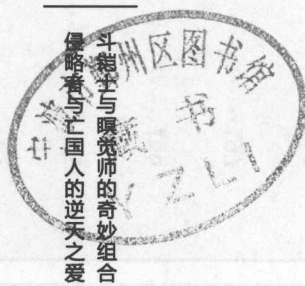


YZLI0890116698

老猪◎著

斗铠

[卷一]
靖安风云



YZLI0890116698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斗铠 / 老猪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0. 3

ISBN 978-7-5104-0857-1

I. ①斗… II. ①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39062号

斗铠

作 者: 老 猪

责任编辑: 熊 嵩

封面绘画: 董绍华

封面设计: 陈微微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100037)

发 行 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 编 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 权 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250千字 印张: 15.5

版 次: 2010年4月第1版 2010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4-0857-1

定 价: 26.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目

录

「第一章」 怪客和诡异的箱子.....	001
「第二章」 寻找一个死人.....	013
「第三章」 “灭绝王”的线索.....	025
「第四章」 她是醒觉师.....	037
「第五章」 深入秦府.....	049
「第六章」 斗铠激战.....	060
「第七章」 倪幸偷生.....	072
「第八章」 突如其来的一侍.....	083
「第九章」 秦玄的血海深仇.....	095
「第十章」 强强对话.....	108

「第十一章」 威胁.....	118
「第十二章」 平步青云.....	129
「第十三章」 拒贿.....	141
「第十四章」 升迁贺宴.....	152
「第十五章」 养老院：的新老大.....	164
「第十六章」 再遇：灭绝王.....	175
「第十七章」 深藏不露.....	186
「第十八章」 斗隍双修.....	197
「第十九章」 魔族来袭的警铃.....	208
「第二十章」 军法无情.....	219
「第二十一章」 接收斗铠.....	231

第一章 怪客和诡异的箱子

清晨的森林里，空气清新而潮湿。斑鸠在林中发出“咕咕”的鸣叫声，黎明的晨光洒在草地上、树叶上、屋顶上，到处都是亮晶晶的露珠在闪闪发光。远方隐约可见村庄的轮廓，村中的建筑物在晨曦中依稀可见。

车队停在森林边的公路上，十几个穿着皮甲的捕快从马车上跳下来，在道上简单地列成两队。身材健硕的铁捕头从马车里出来，对捕快们说：“五人一组设卡盘查，观察来往行人，看看有没有碍眼的人物！发现情况就干活。”

说罢，铁捕头转身对身边一名身穿黑色制服的陵卫军官奉承地笑道：“孟督察，您看，有什么不妥吗？”

这位被唤作“孟督察”的年轻陵卫军官身穿黑甲，大约二十出头，身形挺拔、皮肤白皙、剑眉星目，头发透出头盔遮住了前额，清秀的面貌里带有几分稚嫩的书卷气。若不是身上那身黑色的皮甲，旁人只会把他当作一名书生而不是一位军人。

“铁捕头，我只是候督察，还不是督察，万一被监察御史听到了又要找我麻烦了。”

虽然这位陵卫军官还很年轻，甚至有点稚气，但铁捕头并不敢因此而轻视对方。对方是洛京来的人，而且还是东陵卫军官。东陵卫，那是陛下的亲军，在整个大魏国内负责监察缉捕的特务机构，要知道，陵卫的绰号叫什么？血厂！

“大人您太客气了。大人如此年轻就能进东陵卫任职，将来前程何止是区区一个督察。依卑职看来，您天庭饱满，将来必定是六镇大将军的最佳人选啊！”

孟聚笑着摇头。六镇大将军吗？若说自己以后能做郡守、刺史甚至都督都有可能，但六镇大将军，那是皇族才能担当的职位，自己是华族，连国族都不算，怎么可能身居这个高位？

看出孟聚心情不错，铁捕头趁机问：“大人，我们这是要查什么呢？”

“铁捕头，我们陵卫接到秘密线报，等下在这条道上会有几辆马车经过，他们会伪装成城里秦氏酒坊的运酒车队——但那是假的，车队里面就隐藏着叛军的奸细，车上的货里还藏着叛军偷运的兵器。我们的任务就是把他们连人带货一并缉获，明白吗？”

“明白了。”铁辛看了看孟聚，眼中却流露出一丝犹豫，“大人，秦氏酒坊，可不简单啊。”

孟聚淡淡地说：“我们是官军，陵卫既然到了这里，他背景再大又如何？等下你们只管以查处违禁物品的名义将车队拦下来就是，凡事有我做主。”

“既然有大人您压阵，我们自然不怕了。”铁捕头奸诈地笑笑，行了个礼，“大人，失礼一下，我去跟弟兄们交代一声，我们得先做些准备。”

捕快们围聚在一起商议着，孟聚则躺在马车的座位上闭目养神。这时，道上又驶来了一辆马车，车身上清晰地印着白色狼头的标志，正是东陵卫的标志。

马车在捕快们刚刚设立的道卡前停下，一个矮胖的小个子军官从马车上跳了下来，冲着捕快们嚷嚷道：“孟候督察在哪里？”

孟聚听到动静，立刻从马车的座位上坐起来，应声道：“刘真，我在这。”

胖军官快步走过来，圆乎乎的脸上满是汗水，他跳上马车，对孟聚说：“如何了？”

“我跟他们说了，靖安府衙的人好像有点怀疑……那个铁捕头，他好像看出我们想干什么了。”

“铁辛那人，江湖上跑过马，多年的公门中人，眼睛毒得很，早知道我们想做什么了，更何况，这种事他们也没少干！老孟，不要担心，到时我们也分点银子给他们堵住他们的嘴就是了。靖安府那边我也打过交道的，公门中人，最是黑眼睛见不得白银子了，大魏朝廷的名声就是给这些狗腿子们败坏了！”

孟聚有点想笑。自己和刘真打着东陵卫公务的幌子出来找外快，偏偏刘真还这么义愤填膺地谴责靖安府的捕快，这个黑胖子的脸皮怎么就这么厚呢？

看到孟聚神情古怪，刘真拍拍他的肩：“没事的，老孟。你刚来咱们靖安陵卫，呆的时间久了自然会明白。朝廷发的饷银少得可怜，怎么养活老婆孩子？咱们陵卫是皇家亲军不假，不过也不能光吃西北风不是？再说了，没有咱们陵卫保家卫国，那些富商和地主能那么安心挣钱不？他们进贡一点给咱，这不是理所当然的

吗？可偏偏有秦氏酒坊这样的顽固大户，吝啬小气，一毛不拔，咱哥俩敲打敲打他们，教育教育他们做人的道理，这不也是应该的吗？放心好了，老孟，这事哪怕捅到蓝老大那边去，他也会护着我们。”

“可是万一叶镇督知道了……”

听到“叶镇督”三个字，刘真不免微微动容，但随即释然：“叶迦南？咱哥俩要的也不多，从秦家那边敲个二十两银子买酒喝就好，为这么点银子，难道还有人会去惊动一省的副镇督？走通叶镇督的门房关节都不止这个数！还平白得罪了咱俩，秦家没那么蠢。我说这鬼天气，怎么这么热啊！秦家那群王八蛋，到底要磨蹭到什么时候才来？”

刘真说得兴起，把铠甲也脱下来，只穿着白色的内衬乘凉，里面已经汗湿了一大截。他掀起衣裳扇着风，站起来望向前方的路面。

然后，他又转向身边的同伴：“老孟，你是洛京人吧？咱俩认识这么久了，老哥我还没问过你呢，你怎么会落到我们这个狗屁乡下来了？”

孟聚苦笑着说：“倒霉呗。”

“说来听听，反正时间还长，车队可能还要过一阵才能过来。”

“没啥好说的。”

刘真嘿嘿地笑起来：“明白了，老孟，我说，你准是得罪了人！去年，我在赤城镇里也见到过一个文官，是在储粮处的，他也是洛京人，据说是因为睡了哪个大佬的老婆，结果被人一脚踢到了我们这边来了，啧啧，那家伙的嘴可真是能侃，女人见到他没五分钟就全晕乎了。那厮在储粮处没做两个月，上上下下都坚决要将他调走，说要是他再不走，大伙全得戴绿帽了。”

“我的事，不是你想的那样。”

“明摆着的事，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军官，长得又俊又帅，除了女人的事外，你还能得罪什么大人物？不用问了，你准是抢了哪个少爷的情人，结果人家老爸一出手，一脚把你踢到我们这边来了，让你去勾引北边的魔族姑娘去吧！”

孟聚哭笑不得：“真不想跟你说了。”

他站起身来，刚好望见道路的尽头出现了一抹蠕动的影子，车队的轮廓若隐若现。

“起来穿好衣服吧，他们来了！”

刚开始时，孟聚和刘真都没有出面，充当主力的是靖安城的捕快。车队刚在道

卡前停住，捕快们便一拥而上，挥舞着锁链和铁尺，凶神恶煞地吼道：“停车，停车！下来，都他妈给老子滚下来！”

眼见道边突然冲出了这么一伙凶神，车队一阵慌乱，车夫、脚夫们压根儿不敢抵抗，他们自觉地蹲在地上，手抱着脑袋不敢抬头。这本来是车队遇到土匪的招牌动作，现在遇到了官府，他们也照这样做了：虽然这伙凶人穿着捕快的衣裳，但谁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公门中人？就算他们真的是官府，难道没听过吗，官府比强盗还黑啊！

一个随队押车的家丁还搞不清状况，在车队里叫道：“咋回事？咋回事？俺们已经给黑脚六打点过的！是哪路的好汉？没看到我们秦氏的旗子吗？你们是……呀哟，打人了！官府打人啦！”

一时间，嚷嚷声、喝骂声和马匹的嘶鸣声混成了一片，关卡前乱成一片。

铁辛冲上前，一拳将那个啰啰嗦嗦的家丁捶翻，凶神恶煞地叫道：“都听好了！官府怀疑你们窝藏叛军兼夹带违禁武器，奉靖安东陵卫孟大人的钧令，现在要搜查你们的车队！敢违抗的，那就是叛逆！所有人都从车上下来，老实点！”

所有的喧嚣声霎时间全停了下来，酒坊的家丁们老老实实地下来蹲在道边，一声都不敢吭了。

孟聚回头望望刘真，疑惑不已：“东陵卫孟大人？他们知道我？我才刚来靖安陵署啊！”

“老孟，你别逗了，人家怕的是东陵卫。”刘真骂骂咧咧地说，“铁辛这厮真狡猾，他是把你推在前头当挡箭牌了，想捞银子又不想冒风险，你等着吧，马上他就带人过来找你了！”

喧闹叫嚷了一阵，铁辛捕头真的走了过来，还带了一个穿长衫的商人过来。见到孟聚和刘真，他介绍道：“二位大人，押队的是秦氏酒坊的三管事——秦宏，这两位大人是东陵卫的孟督察和刘督察！你们秦家窝藏叛军的事情，全由二位大人说了算，你知道该怎么做的！”

这位秦管事尖嘴猴腮的，留着一缕胡子，一双三角眼却甚是灵动。听到铁辛介绍，他立即单膝跪下，用一口带着浓重北疆口音的官话脆声说：“小民叩见两位长官！孟督察和刘督察的赫赫威名那是如雷贯耳，小民久仰了，今日能见两位长官亲颜，实在是三生有幸！”

孟聚低下头，不让脸上的笑意让人看到。自己从洛京到靖安城还不到一个月，

连靖安陵署守门的卫卒都没认熟自己呢，这个秦管事就对自己久仰了，原来世上当真有睁眼说瞎话的事啊！

刘真干咳一声：“秦宏？你是秦老爷子的什么人？我怎么没见过你？”

“回禀长官，小民是秦老爷的远房侄子，平时都在赤城那边的工坊帮忙，很少到靖安这边来，也就没机会跟长官见面了。”

“哦，是这样。”刘真把脸一板，声色俱厉，大声喝道，“大胆刁民秦宏，你犯了事，还不快快认罪！？”

管事秦宏跪着连连作揖，焦急道：“冤枉！冤枉！长官，我秦氏酒坊一向遵纪守法，从不敢做犯法的事……”

“住口！有人告发你们，说你们秦氏酒坊窝藏叛军，走私军械，难道还有假不成！你们秦氏干出这等大逆不道的罪行，你还不快快如实招来！”

“啊？哪有这样的啊，长官，这是有人诬陷我们，我们秦氏酒坊是五代传承的老牌子了，在北疆扎根落地都两百年了，谁都知道我们是良民，家大业大，岂敢做这等谋逆之事？长官明鉴，我们秦氏都是大魏的良民啊……”

“大胆刁民，油嘴滑舌，还敢狡辩！看来，你是非得见了大刑才肯开口了？”刘真厉声喝道，脸上的肌肉狰狞地簇成一团。

他使了个眼色，一旁的铁捕头也十分配合，扬起一脚将秦管事踢翻在地，随后从腰间抽出了皮鞭，狠狠地抽打下去。靖安捕快的皮鞭都是特制的，桐油里泡过的，又粗又韧，一鞭下去便是皮开肉绽，那个秦管事鬼哭狼嚎地哀嚎起来：“长官饶命……不要打了……冤枉啊……饶命啊……啊，疼死我了，不要打了，啊啊啊。”

“王八蛋，你这叛逆还不招供！啊，还想顽抗。啊，招，还是不招？”凶狠的喝问伴随着劈里啪啦的皮鞭抽打的声音，让蹲在道边的一众家丁和脚夫车夫吓得脸白如纸：连秦管事都被揍了，等下自己不更完蛋了？

孟聚和刘真在旁边看得可是一清二楚，那铁捕头下手虽然看似凶狠，但落处却多是肩背处肉多的地方，显然是留有余地。二人交换了下眼神，都暗暗赞许他的机灵。

孟聚知道，这时候该自己出场了。

“捕头，暂且停手。”孟聚平和地说。

“啊，是。”铁捕头听命地停了手，气喘吁吁道，“刁民，还不起来？若不是孟大人，老子现在就揍死你！”

“啊……呀哟，呀哟……”秦宏呻吟着，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衣裳凌乱，脸

色惨白，他乖觉地朝孟聚跪下：“谢谢孟大人救命之恩。”

“哼！”胖子刘真不满地哼了一声：“老孟，这种刁民，你救他做啥？既然他不肯招，打死也就打死了，我们陵卫又不是没打死过人！大不了回去写个检讨就是了。”

听了这话，秦宏被吓得瑟瑟发抖，用哀求的眼神望向了那个英俊又冷漠的“孟督察”，却见那位孟督察面露犹豫，旁边的铁捕头手持皮鞭狞笑着，吓得他连连磕头：“督察长官，督察大人救命！不要再打了，再打俺就没了！”

“说！老实交代！你们私藏的武器在哪里？车队里面，谁是暗藏的叛军？”

“冤枉啊，长官，我们真的没有……”

“还是不老实！我看还是得打！铁捕头，打到他老实为止！”

铁捕头挑起鞭子又要扑上去，吓得秦宏连忙一把扑倒在孟聚脚前抱着孟聚的大腿：“孟长官救命！孟长官救命啊！我真的是冤枉的！”

孟聚皱着眉，最后很于心不忍地说：“刘督察，这里面说不定有什么误会？我看这位秦管事，不像是坏人啊！我们不能冤枉好人啊！”

这话传到秦宏耳里，简直比天籁之音更为美妙。他忙抱住孟聚的脚，只觉得这位素昧平生的东陵卫军官比爹妈还亲，他委屈地号啕大哭，却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

刘真冷哼道：“孟督察，这是上头指示的案子，你难道想包庇吗？难道……”他粗鲁地打量着孟聚，冷笑着说：“孟督察跟秦家……很有交情吗？”

“包庇倒不敢，我也不认识秦家，不过我想着，抓贼拿脏，这么大的案子，总不能凭着告发人的一面之词我们就抄家抓人了吧？总得有凭有据吧。”

“要凭据？那还不容易！”刘真一挥手，“铁捕头，带上你的人，好好搜查！每个人都要检查路引条，每辆车都给我搜个清楚！车上的东西，哪怕是个虱子你也给我查清楚公母！”

“遵命，大人！”

不一阵，车队方向就响起了叫嚷声、厮打声、喝骂声还有着瓦罐被砸碎的清脆响声。秦宏的脸色更加惨白了，他哀求道：“求两位长官高抬贵手。您要知道，这些酒都很值钱的，要是交不了货，俺没法跟老爷交代啊。”

“搜！”刘真昂着头嚷嚷道，“搜！只管继续搜！”

孟聚劝解道：“我说老刘啊，悠着点吧，让小伙子们动手轻一点，人家做生意也不容易。”

“哼！难道老子就容易了？拿这么点银子，起早摸黑地折腾这些烂事……”

孟聚似乎也动了气：“懒得理你了，让你折腾吧。”说着，他转身走开，走时用眼角的余光斜瞄了一下瘫在地上的秦管事，心中好奇：“等下他会来找红脸的自己，还是找黑脸的刘真呢？”

这时孟聚注意到一个人。在路边蹲成一堆的脚夫和工人中，他看到一个站着的人。是个十分魁梧的汉子，短短的红发如火一般引人注目。他的腿奇长，高得有种要戳破蓝天的感觉，身形壮硕，面貌质朴粗悍，粗重的眉毛显得很憨厚。

和身边的脚夫一样，他穿着简陋的粗布衣裳，风尘仆仆的，背后背着一个灰扑扑的大木箱。身边的同伴都蹲着，唯有他悠闲地站在原地，无所事事地四处张望着。

看着他，孟聚突然有种感觉：这家伙压根没把周围的这些捕快放在眼里。像是察觉这个人不好惹，靖安府的捕快居然也没有过来理他，在他的身边，像是出现了一个无形的真空地带。

孟聚皱眉：在这个汉子身上，有一股桀骜不驯、不向任何人低头的气势，有一种狼一般的血腥味。这样的人物，不像是给人帮佣的家丁。

感觉到孟聚的目光，汉子也望过来，二人目光在空中对视，孟聚看得很清楚，在汉子质朴的脸上，镶嵌着一双蔚蓝明亮的眼睛，纯净得像海一般。

他对孟笑笑，笑容不亢不卑，平和大方。

孟聚皱眉，走过去沉声说：“拿你的路引出来，我要检查！”

那个汉子微微皱眉，这一瞬间，这个穿着粗布衣裳的人竟显示出一股说不出的威严。

虽然他什么动作也没做，但孟聚却突然感觉到了极大的威胁，像是面对一头沉睡的猛兽。他不禁用手按了按腰间冰冷的刀柄，呵斥道：“把你的路引拿出来，快点！”

汉子很不情愿地将手伸进衣裳里，慢吞吞地掏出了一张纸条。孟聚一手握刀，一手戒备地接过路引，他后退两步，一边警惕地望着对方，一边查看着手中的路引。

这是一张真的路引，勘印、行头、行文都是正规的官府制式，上面赤城官府的印章孟聚一眼就能看出是真货——靖安与赤城毗邻，人员来往频繁，两地间互查路引是常有的事。

这个路引证明，站在孟聚面前的这个汉子，是赤城镇赤城市赤水乡南平村的一个村民，他叫杨威，今年三十一岁，身高六尺一寸，红发碧眼。

孟聚再看了一眼路引，抬头问：“你叫杨威？”

“是的，长官。”

“祖籍哪里？”

“俺是赤城郡赤水乡南平村人。”

“你是干什么的？”

“俺帮秦家干活的。”

“家里还有些什么人？”

“俺爹妈，还有俺婆娘，还有俺小孩。”

“南平村村长是谁？赤水乡保正叫什么名字？”

汉子犹豫了一下：“村长是王二瘸子……保正是一个姓赵的，叫赵酒鬼……俺跟他喝过酒，不知道他大名叫啥。”

“你去过些什么地方？”

“俺去过靖安，还有赤城……其他就没去过啥地方了……”

“你的官话跟谁学的？讲两句赤水话给我听听。”

汉子脸色微变，却依然镇定，他用标准的赤城地方口音答道：“长官，俺帮秦家卖酒的……走南闯北的客商打交道多了，也就学会了。”

听到那口标准的赤城口音时，孟聚心头的疑虑已经打消了大半，外来人不可能仓促学会本地方言的。孟聚打算结束盘问了，顺手将路引递还给他：“你那个箱子里是什么？”

“……没啥东西，俺的一些行李。”

但就在这一瞬间，孟聚敏锐地捕捉到了对方眼中闪过的那丝慌张。他立即收回了递路引的手，厉声喝道：“打开来看看！”

那汉子僵硬地站在原地，没有说话，也没有打开行李。

孟聚严厉地、一字一顿地喝道：“打、开、箱、子！”

那个汉子脸上的肌肉微微抽搐。他望了孟聚一眼，目光中带着轻蔑和不屑，像是在说：“这可是你自找的！”他懒洋洋、慢吞吞地解下了背后的箱子，一点点地解开木箱外捆绑的麻绳，一层又一层。

“老孟，你那边在干什么呢？”

背后传来了黑胖子刘真的叫声，他晃晃荡荡地走过来，身后亦步亦趋地跟着那个管事秦宏。若不是认得刘真那张肉乎乎的脸，孟聚还真是没法把刚才还凶神恶煞的军官跟现在的刘真联系在一起。如今的刘真，满脸春风，和蔼可亲，笑容可掬，

那笑容，简直比青楼里的老鸨见到阔气公子还亲切，只差没吆喝一句：“呀，贵客来了！”

孟聚盯着面前的汉子，头也不回一下：“老刘，这边有个人不对劲，你快过来看看。”

“有啥不对的……”刘真走过来，扫了一眼杨威：“怎么了？这人怎么了？他跟你顶嘴了？敢顶撞东陵卫，老子揍死你，乡巴佬！”

“那倒是没有。”

“他有路引没有？没有路引的，先抓回去，关上半个月再说！”

“他有路引……”

“那他有啥不对？”

孟聚一时语塞，要说这个汉子真有什么不对，他一时还真说不上来。但就是一种纯粹的直觉，让他觉得眼前的这人非常地不对劲。

这时，跟在刘真身后的秦宏飞快地冲出来，狠狠两个耳光扇在杨威脸上，又响又急。

“杨威你这个畜生，今天马尿又灌多了是吧？东陵卫的长官你都敢顶嘴，不想活了？老子揍死你！”

秦宏随即转过头，媚笑地冲着孟聚道：“孟督察，孟大人，您大人有大量，莫要跟这些乡下土鳖计较……他们懂什么？就懂得喝马尿！这个畜生要是敢得罪您，我们回去用大棍子揍死他！”

他拉住孟聚的手，孟聚只感觉手上被塞了一张纸片。他望向刘真，却见后者在对他挤眉弄眼地笑，暗暗竖起了一个大拇指，像是在说：“高明，真是高明！”

捏捏手中的纸片，孟聚心中一阵犹豫：“这家伙的行李有点古怪，要检查一下。”

“检查个屁啊，这些土瘪三的臭破烂，看了还污了我们的眼睛！”刘真打断孟聚，上前飞起一脚踢中杨威的屁股，“滚！”

“正是，正是！刘大人说得再对没有了！”秦宏满脸堆笑地附和道，“二位大人是什么身份？检查这个土包子，太给他面子了！”

他拱拱手：“天色也不早了，刘大人、孟大人公务繁忙，小民也不敢再打扰，就先告辞了。日后二位无论到靖安或是赤水，一定要来我们秦氏酒坊聚聚啊，也好让我们尽一点心意。”

刘真笑得眼睛都眯成一条缝了：“好说，好说！秦掌柜的您先忙去吧，日后

再聚！”

“好好。小民就先告辞了，恭祝二位大人步步高升，一帆风顺！”

秦府的车队在辘辘声中再次启程，消失在大路的尽头，孟聚转过了身：“走吧。”

望着落日下苍茫无边的北疆草原，孟聚的心情颇为复杂。三年前，自己还是一个在洛京书斋里点着蜡烛、熬夜苦读的秀才，那时候自己何曾想到，三年后的自己会变成大魏北疆的一名戍边陵卫，忙着敲诈边镇的富户来敛财呢？若是让自己的同窗好友知道，羞也羞死了。

但他身边的刘真很明显并没有这种感觉，刘真兴高采烈地扯着孟聚的衣裳：

“老孟，我们发财啦！你猜猜，那个管事刚才给了我们多少？五十两银子啊，哈哈！这下，老子又有钱去青楼……对了，他刚才往你手里塞了多少？”

孟聚打开手心，打开那张被汗浸湿的银票，这是一张大通银号的票。

看到银票上的数字，两人都不免有些发呆：“白银伍拾两，凭票即取。”

还是刘真先回过神来，感叹道：“阔气，真是阔气！看人家那手笔，出手就是百两银子，真不愧是郡里数一数二的大户！”

平白无故又得了五十两银子，孟聚也是欢喜，但他隐隐觉得有些不妥：“老刘，刚才那个人，我看着很不对劲，说不定真是什么汪洋大盗……”

“这个，老孟你就不懂了。光棍打九九，不打加一。人家已经孝敬这么多了，就算真是通缉的汪洋大盗，一百两银子也足够买关了。我们再找他麻烦，这就坏规矩了，人家秦氏也不是软茄子，能做那么大生意，背后肯定有人罩的。百八十两银子，人家懒得跟我们计较而已，要真把人家惹急了，大家脸上都不好看。”

“我估计他们的车队里，说不定真的有什么违禁品，万一当场被我们搜出来，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我们抓好还是不抓好？抓就坏了规矩，不抓又说不过去，干脆就这样含糊了最好。”

说起捕快，刘真一拍脑门：“差点忘了，老铁还有他带出来的人，我们也得意思一下。老铁今天很卖力，配合得也不错。我的意思是，你我各拿十两出来，就交给老铁去分好了。他怎么分，我们不管，反正要他们把今天的事情全烂在肚子里，你觉得如何？”

“行！全听刘哥你安排了！”

刘真兴奋地搂住孟聚的脖子：“老孟，我发现你真是个人才啊！咱俩兄弟同心，齐心协力，丰衣足食！争取这几年混个千把两银子，以后老了也有点养家糊口

的本钱啊。”

铁辛把银子一分，捕快们顿时笑得嘴都合不拢了。大伙都是人精，不用孟聚多关照，马上就纷纷表态：“大人，您放心，今天的事，咱们绝对烂肚子里！”

“哪怕爹娘老子我们也不说！”

“其实，说了也不打紧。”刘真站在孟聚身后，阴阴地说，“一个破卖酒的，陵卫弄他点银子，那是赏他脸了，就算哪位弟兄跑去跟我们督察说了，这点小事屁都不算，估计也就被镇统大人训两句罢了，连个请罪折都不用写……哪位有兴致的，不妨试试看。”

刘真似笑非笑地点头，一个个地望过众人，仿佛要把大家的长相都记在心里，嘴里数着：“十五，十六，十七，一共十七个人，我自然是信得过大家的……”

捕快们都在心中打了个寒战。铁辛代表众人保证：“大人请放心，谁敢在外边多嘴的，不用两位大人动手，咱们弟兄就把他给剁了！”

刘真淡淡笑道：“看着罢，我也懒得管，路是你们自己走的，福祸自选，怪不得别人。”

孟聚暗暗赞叹。刘真平时嘻嘻哈哈没个正经样子，但一到关键场合，他立即就跟变了个人似的，应付得有板有眼。这种老练的气度，不是老陵卫是很难办到的。

但一进了马车里，刘真立即就嬉皮笑脸起来：“老孟，回城以后有什么打算？跟我一起去倚春楼那边喝两杯，咱们庆贺庆贺？”

倚春楼是靖安城里最高档的酒楼，孟聚早就有所耳闻。他笑道：“行，只要刘哥你请客。”

“真是没出息！男人挣钱就是要拿来花的嘛！我说老孟，你这么年轻，又没老婆，留那么多银两干什么？咱们干陵卫的，过了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事，今朝有酒今朝醉，千金散尽还复来！”

“刘哥，你这么能说，今晚就你请吧！”

“呃，这个，我们还是去吃街边档好了。”

直到日落西山，一行人才进了城。秋天草长马肥，正是北疆魔族最猖獗的季节。太阳还没下山，靖安城就早早地关上了城门。铁辛在城下喊了好一阵，还亮出马车上东陵卫的旗帜，守城门的戍卒才敢开门。进城后，铁辛领着一众捕快回了府衙，而孟聚和刘真则赶回陵署，准备换了便装后即去倚春楼——除了是靖安城里最高档的酒楼，倚春楼也是城里最好的青楼。

虽然大魏朝廷并不禁止官吏出入青楼，但陵卫毕竟太特殊了，穿着制服过去，怕是青楼里的姑娘都要吓跑了。这也是陵卫的习惯，公事穿正装，退衙马上换便服。

但事与愿违，二人才刚刚踏入陵署大院，站岗的卫兵就叫住了他们：“刘候督察，孟候督察，请留步。”

“呃？什么事？”

“叶镇督找你们，蓝督察找了一整天了都不见你们两个，生气坏了。”卫兵是个一脸稚气的小伙子，他冲刘真挤眉弄眼的，显得很亲热：“刘候督察，您一定又出去接私活了吧？我跟蓝督察说了，两位大人都出去查案子摸线索了。”

“嘿嘿，小兔崽子，机灵！没错，以后就这么说！”刘真摸出一串铜钱，顺手塞到卫兵手里，“叶镇督找我们什么事，知道吗？”

“嘿嘿，二位大人，这俺就知道了。这是你们长官的事，俺不敢多嘴问。”

“那老蓝现在还在署里面吗？”

“我一直在守着门口，没见他出去，应该还在镇督府吧。”

刘真点点头，转身和孟聚一起朝里走。乍听到叶镇督的名字，孟聚心神一震。虽然初来乍到，但叶迦南的名声他还是知道的。她是东平省陵卫的同知都督，镇守督察，正五品的高官。而自己和刘真只是两个连督察都不算的从九品候补小军官，两者间的级别差得就跟靖安去洛京的距离差不多。这样的大人物突然点名找自己，孟聚隐隐预感到不妙，尤其是今天刚刚出去接了私活，他心里发虚得很。

仿佛猜透了他的心理，刘真说：“别担心，我们才刚回来，即使秦家找路子跟美女蛇告状，也不可能这么快，准是为别的事。”

“嗯。”孟聚应道，他也猜到了，一百两银子对秦氏来说不算什么，犯不着和两个陵卫军官结下死仇。